

T856/1125(1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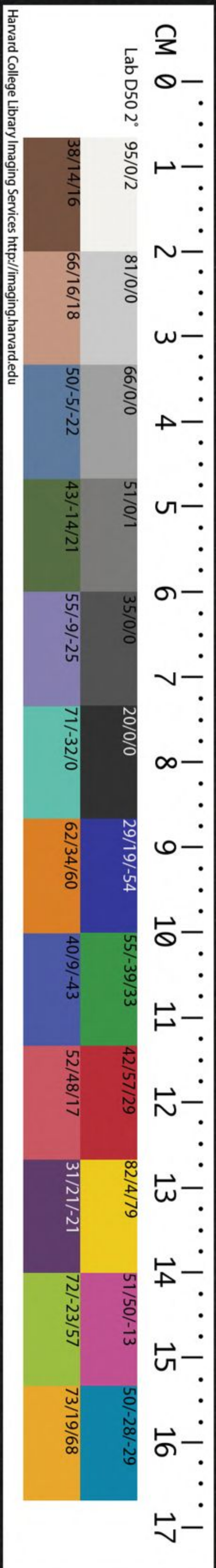
MAR 1 1954

13

四書匯叅

論語八

十三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精義楊氏曰善戰者不陳

夫子去衛乃以其不問治國安民之事而問軍旅非以其

不善戰而問兵之末也楊氏曰俎豆器數而已禮之末也

陳亦軍旅之末也故問陳以是對又曰禮藏於器以為用

於禮亦未有舍俎豆而能行者况此又孔子之謙辭非以



問禮焉則其本末無不舉矣豈必專以尹氏曰衛靈公無其藏於器者而求夫天下之至蹟哉

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或問靈公

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

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

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有未必然之意也使

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駕孰謂其不可留哉其後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

其旨遠矣○南軒張氏曰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非急者曾

不知國之所以為國以天秩天叙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

孰禦焉不然三綱既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

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

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於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

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

拳拳於衛亦可知矣○蒙引俎豆二字因問陳而生夫子既曰未學則在靈公為不當問矣既曰嘗聞則在靈公所

宜加意矣蓋為國以禮兵陳之事非所宜先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語類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

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

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
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

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語類問固窮二義孰長

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遠及此

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

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答上面亦字文勢乃相

應○或問以文言之則何說安以理言之則程說勝然曰

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意亦在其中矣曰

以子路慍見言之則安知其不如程子之說以救子路之

失乎曰固有窮時則不必慍也窮斯濫則不可慍也是亦

不待如程子之說而後可以救子路之失矣○徐辨只作

固有窮時方見聖人隨寓而安無所計較之意若

作固守其窮只得賢人身分不但語氣不相應也○愚謂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二句是說處困而亨無所怨悔

二句是說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西書通無所顧慮者

在陳二節無所怨悔者安乎天理之自然

不知有利害也無所怨悔者安乎天理之自然

而不見有憂患也此聖人之事學者固宜深味

○子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天下之理千變萬

化皆由此出者天命之性也知所本即是中庸天下之大

本本字○按聖人特呼賜也現身說法以多學而識之發

問便隱然有箇子一以貫之意思在欲其知所本集註所

以先經起義也○精言子貢是學夫子者夫子恐其以已

為多學而不求其本故有此問予字一章眼目後面然非

與非也俱在夫子身上說非泛論道理

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語類夫子謂

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說

故某嘗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

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

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驀直恁地去貫得他如曾子問

許多曲折他思量一一問過而夫子一一告之末云吾聞

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曾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理不

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條辨語類云然字

也是非與也是蓋然者據平日之所見而信之也聖人一

生工夫都是好古敏求多聞擇識子貢只見得如此則謂

聖人亦僅在於此如何不然非者因今日之提撕而疑之

也蓋自已平日工夫學無不學識無不識然求如聖人之

全體渾然萬理畢備而終不可得則似聖人又不專在於

此然是信聖人真多學而識之者非是疑聖人或非多學

而識之者非是自信自疑按自信自疑意亦即在裏許

精言然字衝口直出非字亦隨口接出註中方字忽字正

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紹聞編以忠恕

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

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至晚猶奈何許多知識不下故

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使知所本也語類孔子告子貢曰

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

論語集注卷之五 衛靈公 三 課本

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貫之。聖人也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或問：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始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眾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夫眾理之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眾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曰：子貢之聞是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

是其於眾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猶未知是萬之為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則亦脫然喻向者之萬殊為一。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浪語之哉。其於曾子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之知此所行無非一理。而曾子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則一也。所謂恕者。則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此章之指蓋亦如此。而子貢未能有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所指而言者。雖或不同。然豈有二致哉。又曰：所謂一者。固所以該乎萬。若無所謂萬。則其為一也。亦將何以貫為。○文集：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或問：小註一以貫之。字正指所學所識。一貫與多識。總是此理。方其不曾見得一貫。只是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非於多識外。另有一件事也。○按：夫子說箇非也。為子貢非字證明。意在鑿鑿引他歸於一貫。不作含糊影响。故起結兩子字語。氣緊相呼應。或因此竟抹却多學。則一貫更貫箇甚之字。

茫無着落矣。○季安溪曰：兩箇一貫皆是教以知本之學，用力之要，非如異氏印證契悟之說。一經指點，便豁然無事也。忠恕章註至詳明，此章註即云：說見彼章，可知兩箇一只是箇一，何則？一本故也。知天下之大本而立之，則所以貫天下之道者，此矣。按首節註中，知所本意，此最道得。慈實忠恕章註所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蓋謂是也。子貢博物洽聞之功，居多而探本窮源之力未至，宜其於性與天道，至晚而始得聞之與。○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語類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白

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一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問謝氏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引此詩者，莫只是贊其理之密否？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地說過，亦不濟事。多學而識之，亦非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學者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然又自有箇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尹氏曰：孔

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

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四書通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

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南軒張

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為可恃也

○雙峯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蓋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

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翼

註此真知全是沉潛體認而入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故鮮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

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按此據史記而云然朱子亦姑與存疑或以大意渾

括之則可不必牽合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

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

迹也。精義呂氏曰體信達順德孚於人從欲以治則四方風動侯氏曰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為哉此德盛而民

化之說也謝氏曰揚子云襲堯之迹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備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也此紹堯之說也范氏

曰舜得禹皋稷契而相之如天運於上而寒暑各司其序此任人之說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

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眾聖人之所同一節說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

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愚按德盛民化聖人所同紹堯得人然畢竟以德為王舜惟有協帝之德而適紹帝之休以富人之德而際得人之盛此其所以為德遇兼隆而能無為而治也不然堯豈易紹禹臯諸人豈易得非有舜之德如何能當得此遇註中尤不見其有為之迹第釋明所以獨稱舜之故而非謂遇之果重於德也看下文於恭巳句注明敬德之容所云由外而知其內者大指自仍歸重德恭巳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或問恭巳之為聖人敬德之容何也曰純敬不已無事乎揆脩自外觀之見其恭巳而已耳其無為而治之道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曰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愷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濶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

也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巳之效也奈何曰因其時事之適然而舜又恭巳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聖人恭巳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鴟毒而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為禍亂多事之媒也。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輯語恭巳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為之象耳非追原無為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又曰恭巳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此俗論乃云恭巳正無為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恁輕愚按夫何為哉一呼而已矣三字一應語意自是說他無為非以恭巳為無為之本但以恭巳正南面止作一容字看却未安有是容必有是德容可見而德不可見故集註特指明敬德之容雖說是容然觀侯氏引篤恭而天下平則所以德盛而民化者未嘗不隱攝在裏而巳矣三字看似輕渺而詞理正極沉吟恰與上半截神迴氣合看作推原語不得以一容字蓋過亦不得胡氏云由外而知其內夫子當日說到此間不覺穆然神往此中

至德淵微蓋有難以各言而作此形容彷彿如何可認作說得恁輕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國問此章問答行字之意猶曰不行於妻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

達之意也篤厚也

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

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患○紹聞編篤是篤敬是敬與忠信字為一例篤與輕浮

行不愧影夜卧不愧衾之類皆篤也如孝弟謹信之類篤

見矣○南軒張氏曰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

以是而行何往不可○蒙引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行

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按兩雖字都是要其

極而言見得如此則行不如此則不行下節夫然後字早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

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

精義伊川曰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或問申之曰本文之意

不過若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則固未離乎忠信篤敬
以此發學者之疑而以何事言之則固未離乎忠信篤敬
而承其說者若以為別有一物恍恍惚惚似有形象參讀
而往來乎心目之間程子之意初不若是之怪誕也參讀
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
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
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精義尹氏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拳拳服膺之意或問論
之曰拳拳服膺之說以言其所以至於見其參前倚衡者
則可直以是為參前倚衡之事則不可蓋拳拳服膺者不
忘乎忠信篤敬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乎
是耳抑夫子此言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
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猝而與其效也其旨深
矣。語類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與則見其倚衡如此
念念不忘伊川謂只此是學。文集敬夫云參前倚衡使

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愚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
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日之間耳若不責之
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新安陳
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
念不忘入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有見於目忠
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
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之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
以通乎人之心雖近而不可行矣夫然後行難其辭以深著
行必存誠之意。輯語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
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行之本此節指所以豫立
此本純熟工夫兩則字也字夫然後字指其工夫到極熟
處按集註隨其所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
皆形容極熟之意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
而蠻貊可行到此乃直如關河放溜一瀉千里然言外却
見得必如此乃可以行不如此便不可以行為務外人
鞭辟向裏正在這數虛字上着力此所以為難其辭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雙峯

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按欲其不忘與上文念念不忘自有別然功亦在乎熟之而已。書此亦記者嘉與子張處。

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

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

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

則一也。語類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一般一處

裏程子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着已。天地同體處

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

同體如曾子言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

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

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即此

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胡氏曰程子此條本不

為釋此章而設集註引之以其於為已之學甚切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

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家語衛

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

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

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

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新安陳氏曰舉此一事可見其餘。按無道如是有道可知只作懸擬

之辭乃得兩如矢大意下節有道無道亦只就國家有事無事言呆坐不得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新安陳氏曰近於聖人之用則行舍則藏

○紹聞編伯玉出處合於聖人則其德之所造可知矣即欲寡其過而未能觀之則脩身踐言宛然聖門之矩度也卷收也懷藏也紹聞編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我不以不仕矯人人不以仕強我我不

以仕狗人其間不可有義存焉多少有立有為之人到無道時不可卷懷以及於悔者有之矣是有道而仕可能也無道可卷而懷之為難然即其無道可卷而懷之則其於有道之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亦并可想矣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如於孫林父甯殖放

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

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孥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蟻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近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或問學者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

也。語類問諸儒以為史魚不及蘧伯玉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按直哉君子哉兩哉字皆極贊歎之辭二子高下自後人品論見得在夫子當日只兩開說不必互量相較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精義謝氏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則後知何賴於先知不可與言而與言則強聒而不受不知者必有一於此矣或問此章之說謝氏庶幾得之但專以教人為言則亦太拘而於事理有所未盡耳。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知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或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輯語失人失言原自兩平謂亦字側重非也

但兩句總為言而發欲其語默皆當則亦字是急連上句併說。蒙引用功不在語默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條辨此章泛說所該者廣凡有所共謀共為者皆是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精義楊氏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志士有志之士非義無行也夫是之謂志士雖其心未能

不違仁其欲成仁則與仁人一也。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

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

德全矣。語類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須知道求生害仁時

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死如何便害仁

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或問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

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潛室陳氏曰。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不見已身。○比干仁人。○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精義伊川又曰。但看生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捨之以死。道必大勝於生也。或曰。既死矣。敢問大勝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語

類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箇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成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文集敬夫曰。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謂成仁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使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舍生取義。亦出於一時計較。重輕利害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全不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奪也。曰然。○精言無求生。有殺身。斷然信其不爽者。正以平日立心制行。信之也。○蒙引。同一殺身成仁。只是在志上。則為勉然。在仁人。則為自然。志士利仁者也。皆非死生所能怵也。兩以敦復堂

字不作用
力字解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夫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修身者也

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

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

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王介甫曰

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隱禮曠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謝氏取此說可為悅不若已者下從

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精義范氏曰顏淵問

仁則曰為仁由己子貢問為仁則告以事大夫友士是由人也或問駁之曰仁賢雖外而所以友而事之者獨不由

己乎哉○文集為仁由己此論為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

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語類大夫必要事其

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

為有益又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或問小註有所嚴憚切

磋以成其德此是事友實際即為仁實功須從此看出方與利器善事相關○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

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輯語上器字對下大夫

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亦非不能事友正為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槩則自尊貴

而悅不若已最是為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而之字極着力其事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愚按賢仁

敦復堂

固重而事之友之之心尤重觀上文喻意云利其器非是
器本利而在工之有以利之賢仁只說得器之利而所以
利之者則在乎我能事之友之也故利字須當活字看正
喻相關乃更警○無地不求嚴憚切嗟之溢只此嚴憚切
嗟之心便是為仁處按居是邦也何正喫緊見得隨地取
益即是心存不放處看上文以一欲字發端正以利器元
從善事起見此念自刻刻不能
放下如何可不利器之是先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
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汪氏曰此專挑為
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蒙引凡問
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為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
輯語事賢友仁固是先資之具然嚴憚切嗟收攝得此心
不走作處便是甚事故事友與為仁為仁與仁字有層次
無內外也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或問小

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
為邦之事○存疑此章當與顏淵喟然歎及問仁二章合
看此是王道彼是天德
有天德然後有王道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雙峯饒氏曰天

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
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影却用
日中○蒙引斗柄於初昏隨十二月分各指十二月辰天
位建者立也柄之所豎也今之所謂月建是從此上來天

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語類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以

八百年為一會以會建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會十二
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開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

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
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
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
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
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
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語類夏時人正也此時方
有人向人猶苦味夫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人正○
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
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
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雙峯饒氏曰行字兼令說了古
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
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
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
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按建寅為春時之
正也乘時作事令之善也○紹聞編堯命羲和曆象授時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即夏時之所本也人時萬事之先
義和明而頌之九官奉而行之此六府三事之所以允治
而庶績之所以咸熙也○文集所論三代正朔之說舊嘗

疑此深究之而益重其所疑如云周家紀年必書十一月
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曰未嘗改月號以冬為春假夏時
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為
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曰建子月事則春正月
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為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
而亂周典矣為胡氏之學者為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
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
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是則或可以不礙
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
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按文集論春王正月書甚多
錄此已畧盡其要○饒氏曰春秋書春王正月是以十一
月為春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
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又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
對此是夫子微意○輯語春王正月胡氏謂以夏時冠周
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斷以建子稱春夫子正是為他不順
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破紛紜○按周春正建子正月
子月也而胡氏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即語顏淵行夏時
之意豈有聖人作春秋而擅改王制者故朱子歷辨之當

知此處白是與顏子懸論
治天下之道不必相牽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鈎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

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

以飾諸末革輅挽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

而已前太質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語類輅有制度與車不同

謂之車以前只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後太不若商輅之

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四書通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

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或問周輅為過後何也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

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費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過侈與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

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何註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

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員後方前垂四寸

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

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

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三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

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四書通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或問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按等辨分明補註義所未及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蒙引樂則韶舞謂用樂則兼舞。按本句

舞也蓋樂主音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兼舞。實有見於其不與上三項一樣文法。蓋緣夫子心契韶樂。實有見於其所以盡美盡善者故因與顏子論為邦既備論三代之禮而及於樂乃高望而遠志曰樂則韶舞。味一則字若非此無可與顏子語者。殷輅周冕尚須從損益得來。韶舞則德盛化神古今觀止。衝口而出。斬然劃然。一以見所契乎韶者深一以見所期乎顏子者至也。語類問顏淵問為邦孔子只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

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又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度上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說與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問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何如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他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悅如亦足以發如問為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夫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時都理會得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四書通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辯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
辯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子者也。問辨
錄浮者靡溺流蕩之謂禮云五音皆亂互相陵奪謂之慢
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
矣蓋其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懈慢故亂雅
樂者鄭聲為甚雅與鄭聲皆言聲調非指其辭也愚按聲
固言聲調然聲之靡曼畢竟由於辭之淫媠鄭衛多淫奔
之詩而鄭為甚故鄭聲之淫亦甚於衛朱子於詩傳歷言
之今必謂非指其辭則試思聲從何來毋乃不揣其本。
佞人包藏禍心奸詭百出以是為非以白為黑密於窺伺
善於逢迎君欲修德則能潛移其志君欲致治則能陰奪
其成君欲用賢則能巧譖其去僥利通滑又能使人君甘
之如飴雖至於傾覆國家而猶不自知也夫巧言孔玉堯
舜猶畏之况於他乎。義府天下之感聲與言而已矣感
則聲與言先入惑則聲與言最深。翻語鄭聲佞人兩件
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相為表裏以敗人家國事然
不得併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之
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彼於此無不補塞。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
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
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

餘皆可考也。精義伊川又曰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
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世示其大法使
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人識者范氏曰夫子之得
邦家其舉而措之者蓋將如此此堯舜三王之治天下致
太平之事也。或問論之曰但以為治天下而致太平之事
而不察乎夫子所以損益之意則疎矣。文集前輩多以
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
抵牾者然以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
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不得不從非以為當盡從周若答
為邪之問乃其素志耳。語類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
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
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

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其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少工夫今却道以為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做此而推行之耳。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雙峯饒氏曰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輯語上四項鋪叙制度是橫說末二項精究治法是豎說上四項如尚書陳六府三事末二項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莫草草溷作六事看過。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精義伊川

曰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放遠之然後能守成法按程張皆以使人淫殆為言此只大概說須知是鄭聲本淫故能使人縱欲敗度而不自止佞人本殆故能使人覆國亡家而不自悟殆危險之意謂其言如此其心不可測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

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

治之法可得而見矣。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

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示顏淵惟顏淵可以與於斯也鄭聲佞人易溺而難防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於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禮樂可以興行而無斁矣。張好古曰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為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萬世保此法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雙峯饒氏曰蘇氏只說得

地之遠近耳欠說得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精義伊川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任事外按程子以事言則地與時兼攝○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再憂矣○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孫辨申之曰聖人總是教人豫備之意備不豫則憂時至故不覺其忽近耳○義府安而忘危則危出於所安治而忘亂則亂出於所治此無遠慮者之有近憂也戒於無虞圖於不見使人思患而預防者其斯言乎○仇滄柱曰所謂遠慮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動盡其道之常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又曰聖人教人慮患於未然全在反身克已上若徒咄咄書空則憂仍不免矣愚按

反身克已中正復處事精詳有萬全無罅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豈是苟且目前之計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義府曰未見猶有望也曰已矣乎絕望矣按夫子此

歎警人之意愈切不必如第九篇云專主為衛靈公而發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與者

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

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

於朝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使國人祭之惠譏之以為不合祀典且決海之有災已而

論語集注卷之六衛靈公 三 敦復堂

果然文仲聞之引為已過謂季子之言可法使書范氏曰以為三筴即此一節文仲於惠之賢不為不知矣

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

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

位精義楊氏曰在國事以旁招俊又為職不任其職非竊位而何侯氏曰事君以人而蔽賢不得居位之道竊據

之也謝氏曰所以蔽賢者無他知保祿而欲以擅之也是以謂之竊位或問論之曰范揚侯得之謝說甚矣文仲之

賢蓋不至是也或問小註此章上斷下案竊位便是不稱其位有愧於心即知賢而不舉也聖人作春秋之意詞

嚴義正凜然不可犯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俱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

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按此本揚侯之說蓋大臣當國原以薦賢為已職能薦賢則稱其位不能薦賢即不稱其

位既不稱其位即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以為竊位固非苛也雙峯饒氏曰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

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蔽而不進

之按此用謝說似為朱子所不取然細思夫子既下一竊字復揭一知字竊字分明從知字下斷蓋以惠之賢若不

知則已文仲却實實是知而不與之立壹似自處不知者此其心豈非自以德不稱位惟恐惠一見用而形已之短

惘然盜得而陰據一腔曖昧都是一知字中癥結夫子既

直斷其為竊位他日又以為不仁正不得以素有賢名而

姑從未減此朱子所以又以為詞嚴義正即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精義楊氏曰躬不自厚而責人無已其取怨也孰甚焉

洪氏曰雖責善義所當責亦必以自厚為本○語類厚是

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又曰只是責已要

責人要少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已之所能必人之如已

隨材責任耳。非舉而弃之。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怨。○集編韓子曰。古之君子。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紓蓋本於此。○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已待人。當然之理也。非謂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按此說。即本或問。○蒙引責已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輯語此章當從上兩句推論出。遠怨之理。不可從遠怨意逆看。上兩句。○紹聞編東萊呂成公少福急一日誦夫子此言。平時忿懣為之。冰釋學不可不如此。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

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語類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可奈何。○雙峯饒

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集解曰。如之何。乃就謀事人心窩裏

心與口自相商度之辭。須連讀合看。方見熟思審處。其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一是木石不知如之何。一是躁妄不肯如之何。聖人即借此三字。打動他。吾未如之何。猶云我也。喚他不轉。亦隱然見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絕之正深警之。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或問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而所言所行如此。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為造道入德之

資也。其自暴自棄。聖人得不為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文集下三句雖

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

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
難矣哉。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
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
則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峯饒氏曰此
雖兩事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
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
此也。蒙引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只據理言耳然
必如此方說得難矣哉意全入德就好路說患害就不好
路說。條辨放辟邪侈之心滋是本體壞了行險僥倖之
機熟是連作用都壞了皆無以入德皆將有患害無以入
德是就當下說將有患害是推及後來說。紹聞編此章
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皆聖人警厲學者至痛切之言
張子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
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吾謂亦見有如此而不
入於非僻陷於患害者乎故聖人兩
處俱云難矣哉按此條最發人猛省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
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紹聞編義以為質質字對下

從違一斷於義以為之本這便是義以為質如物之必有

質幹然。集解精義之學在事前為質却在事上見須

貼定制事說以為字着力凡事都靠此作主宰若非

此就如沒骨幹一般所謂無質不立是何等鄭重而行

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語類義以為

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

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

卑之分須當讓然讓之時詞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
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始終誠實成此一事却非是孫
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輯註申之曰信以成之句雖舉
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之須到
成終乃見。義只是合宜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
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

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從容不迫
 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問義是就事上
 說蓋義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出之以退遜則恐
 有忤於物信以成之這一句是繳上三句言若不誠實則
 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是詐偽耳曰也是
 恁地○問禮行孫出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
 此發出禮而不孫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人固有行之
 合禮而出之不孫者○集解禮有許多節文度數必須逐
 一安排無過不及之失故曰行孫又是就推行時有從容
 退讓意思不假安排自然發出故曰出翼註云禮是中孫
 是和大意亦如是禮與孫俱在義上見而孫亦即禮上見
 分之則二合之則一也○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
 在先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
 文是禮以行之行出去須遜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孫
 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
 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紹聞編
 如湯武之弔伐義也然行之未嘗不以禮出之未嘗不以
 孫始終只是一箇畏上帝救民於水火之心何等真切○

聖人雖仗至公大義以弔民伐罪然謙謙不以自居熟玩
 誓誥諸篇禮行孫出氣象藹然可見○大則禪授放伐近
 則出處去就小則一言一動莫不君子之道也○集解集註
 不皆然如孔子之去魯可見乃君子之道也○於上四句
 曰以為曰必有曰必以曰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於末句
 曰乃君子之道味一乃字見得必如是然後為君子○中
 有期望之意有責備之意須學問到涵養足先事有精義
 之識臨事有比義之功日積月累優游饜飫方能三項一
 齊兼到始終表裏眾美畢臻此君子○程子曰義以為質
 所以不易及也莫但作贊美詞觀過○
 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

為本○精義楊氏曰君子所主者義而已義有分宜儀章品

和孫而不可信成之則其為容節也浮文而已無著誠去

偽之道亦不可行也四者具則文質彬彬故曰君子哉或

問論之曰孫出信成二句不主於義而主於禮雖其文勢

論語集注本度匪終 卷十五 衛靈公 三 敦復堂

行之出之成之俱指義而言只是一時事只是一箇義而行之有禮出之又孫始終表裏又只是一箇真實心合來總是成就箇義故以義為本。輯語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舍事講義便落空而質行出成俱無着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然本文以首句為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亦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折自然平看不得畢竟指首句為是。按指首句則三之字自合照程子指義而言而義以制事則所制之事即在其中至謂三句蟬聯層遞行之主義出之兼禮成之兼禮孫亦朱子所謂文勢相因不宜盡抹要須都緊跟義字遞說才得主從分明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

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語類問程子謂敬以直內

云云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按此推本而言然在本文不必添出。問以敬為主則義為用以義為本則下面三者為用曰然。紹聞編義以方外禮行孫出信成皆所

以理會方外之事也或疑義形而外方恐只是義以為質上面事禮行孫出似說不得方曰方非棱角峭厲之謂乃是事事有定分蓋義自是方欠他底不得易置他底不得禮行孫出亦只是盡其事之宜而已措置得恰好便是禮便是孫盡其事之宜即所謂方也。按義中自着不得一毫疎忽故行此必以禮義中自着不得一毫鹵莽故出此必以孫至於信則方其制事之始本是一片實心自始至終豈容得一毫虛假故必合禮孫信三者才見得義之所以為方外固須一一體認然絕非逐項增添此夫子所以必歸諸成德之君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精義范氏曰人之病在於不脩己而好求人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疑問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冒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為病而不病人之不已知與不患起語作儆戒之辭者有別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

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

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義府中之曰君子之疾非

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

者不容已矣夫子此言蓋勉人及時進脩也○雙峯饒氏

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死後却粧點不

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

可稱則真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齊氏曰求

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

惡故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四十五而無聞孔子歎之沒

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精義呂氏

曰論為善之效則疾沒世而名不稱

語信道之至則遜世不見知而不悔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

分也或問小註此章要在求字上看出君子小人之所以

若夫小人則不能反求諸己而惟歸咎諸人也○南軒張

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

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

紹聞編聖人此言甚有該涵言君子小人之處心行事每

每如此即如一言一動之微君子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

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是求諸己小人則巧言令

色欲以悅人之觀聽是求諸人求諸己故君子有以自立

以要名積學非以干祿求諸已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亦求諸已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或問楊氏之說似太巧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吾是以著之○谷訂此章若依楊氏合上二章為一意則白文二求字是求名也謝註無不反求諸已味無不二字言君子事事物物念念反求諸已不願外為人也說較平實不粘上二章為是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精義伊川曰此矜尚之矜也語類矜是自把捉底意思又曰是箇珍惜持守之意

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

不黨精義范氏曰矜以自厲故與人不爭羣而無隨故好惡無黨小人矜必至於爭羣必至於黨愚按將小人

一對照方見得集註用然字一轉不是將上下截看作兩

岐○甯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

與易至狗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

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

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

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眾理也然用意或過

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息之間

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處眾之際戒謹恐

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才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而字一轉正辨矜羣之真偽。又曰不爭黨只完得矜羣。愚按就人看君子矜易於爭羣易於黨而字應有一轉若就君子本來道理看則矜自不爭羣自不黨而字只須直下解此則滄柱與輔氏之說正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精義范氏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聽其言者必觀其行故不可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陽虎之言孟子取之故不可以人廢言。或問小註此章書宜平看兩不以字正君子至公至明之妙用。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按此側出說亦通然畢竟兩平說為穩。集解上是慎於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用人下是廣以納言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并廢其言也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按推已及物恕也其施不窮此其所

以可終身行之也一言只是是一字恕是也行之是行此一言之字坐得實行字方認得真子貢原是問一言不是問行時解每將行字看作問行章一例非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可以終身行之處終身離不得人已便終身離不得恕人但解末二句是恕字注脚不知末二句正對付終身可以行之解此方得通身了暢。語類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已及物為仁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又曰絜矩正是恕。問孔子言恕必兼忠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言恕忠已在裏面了又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

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不。按恕本於忠。推原本領理固如是。然必明補出則一言之外。又添一言了。况忠為體而恕為用。子貢問終身行意。在用一邊。故夫子只告之以恕。言各有當也。○甯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朱子駁之曰：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恕則忠固在其中矣。蓋無忠做恕不出，不得云忠反因恕而存也。○陳氏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已所欲者，須要施於人，只是推已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紹聞編推已及物，其施不窮，非有資於人，非有待於外。隨吾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聽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總皆在我施之心。無盡事亦無盡也。○輯語：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中極頭田地。○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

也。輯語：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即仁也。當與我不欲章參看。愚按：仁道難言而恕則隨人隨分，都可下手。故聖人只教他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慶源輔氏曰：始則推已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其效而言之知要之說，尤為有警於學者。愚按：知要雖列圈外，然實與內註相發。恕之所以可終身行處，本自鞭辟向裏，何等切要。但輔氏以為極其效而言，則後來錯認行字為子張問行之行，未必非斯言貽誤。故行字須脫離之。字不得乃為腳踏實地。終身行之，是終身自做不盡，非計功程效，依往咸宜之謂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平

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

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語類毀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下面只言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何不說如有所毀須知道是非與毀譽不同。蓋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是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以忠厚褒借而譽者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雍也可使南面之類是也。或問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稱其賢則善

雖未顯已進而與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文集聖人或時有所譽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按兩誰字與無字微別上承吾之於人也。索證下與斯民也相涵便隱然見得直道難誣不容自我而枉只此四字大指已攝下如有所譽特就誰毀誰譽中抽出言之舉單見雙非另生一意斯民也節亦止申明所以不容毀譽之故耳。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述朱即上文吾之於人也人字三代夏商周也直道

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本節是推原夫子無毀譽之故先補所以

二字與下釋本文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時字中含三代所以二字相呼應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時字中含三代用意尤在一即字便隱然所以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指見得今古不易民而治所以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指善之惡之者則指君也語類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一截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誰毀誰譽之意○石山金氏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改討註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愚按畢竟今本老到或問斯民之指為今日之民何也曰以他文推之如伊尹所謂此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況冷先言斯民而後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之辭也且以斯民對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則所謂斯民者乃三代之時所嘗行其直道之民又何疑哉語類聖人之

言與後世別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有合下底字無乃便不成文此句全在所以以上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見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宄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正得之文集答呂伯恭書曰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落下落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述朱此與語類前二條指三代之君說若不是君孰以直道行之於民別條皆主民言當是朱子未定之論○愚按直道而行屬三代其所以直道而行者却主斯民人之生也直准民

自本直故三代以直道行於民。今之民即古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味。註中一即字須看出三層曲折。王文恪程世有古今而民無古今。民有古今而理之在人無古今。此五帝三王所以不易民而化也。後之論治者乃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不復可以德化亦未之思耳。季安溪曰講此節以直道專屬民心者固非亦有專主在上之人行直道於民者而於斯民也三字所以兩字全不體會亦非也。蓋時至春秋人皆謂民心不古直道難行。故夫子謂民性之同。今古不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者即斯民也。守溪大結云云。正朱子與勉齋詳定之意。直道而行所以然之故在斯民而行之者自在上。此固不待言但本文止渾其詞曰三代集註亦不曰三代之君而曰三代之時何也。蓋三代盛時上有以直道主治之君下有以直道輔治之臣而且俗尚淳龐人敦禮義一切士君子公是公非無所毀譽。夫子退思其盛故渾而言之曰三代集註亦體此意而以時言若竟指明三代之君則是謂夫子儼然以禹湯文武自况矣。而可乎。李安溪文提起民之秉彝萬古不滅一言三代之君相所以順其性而賞之罰之。

一言三代之士君子所以公其情而好之惡之意理最為渾備。○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

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新安陳氏曰尹

氏之意畧而未明朱子就其說發明得精切至到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誡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蓋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音夫

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

悼時之益偷也。勉齋黃氏曰：今亡已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也。○說統無限感慨，全在吾猶及

三字上。史闕文是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是不挾已

所有以自私朝有信史，則是非明野有淳風，則禮教著夫

子所以撫今而追昔。○蒙引須看本文猶字，本註愚謂此

益字可見向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

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新安陳氏曰：疑以傳

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

可見。○蘇氏曰：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豈有損益於

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

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浮薄而莫之止也。○輯註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胡氏

然即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託正自無窮。

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存疑人有所得守之

為非以非為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

○或問：巧言是他人之言，不知其言之為巧而我聽之，則

是我以巧言自亂其德，與小不忍而自亂其大謀者無異

矣。○按：集註於變亂是非下特着聽之二字，可見德之亂

不在巧言而在於聽巧言。蓋彼雖能變亂是非，我不聽則

亦不見其亂德也。須是聽之則我內自亂了。方喪所守。

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或問：忍之為義有所

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也。謝楊以為

無果斷之才，侯氏以為無含弘之度，兼此二說乃盡。○條

辨：不忍未便是不好處，病在小字上。以此小牽制而流為

姑息，則雖大有所害而不顧矣。以一朝之忿而遂縱其暴

怒，則雖遠大之謀而皆敗矣。故婦人之仁，匹夫之勇，雖若

不同，而其不能含忍則一也。○說統：理明自不至喪所守

氣定自不至敗，所謀此知言。養氣之功所以不可不豫也。

衛靈公 三 敦復堂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

矣精義范氏曰衆惡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獨立也衆好

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鄉愿也侯氏曰衆人之好惡固

已知其多當也然而如陳仲子之廉匡章之不孝君子亦

當察也○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其黑白之易明者

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

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

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人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

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

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焉愚按無

論衆人之好惡或蔽於私在所宜察即使衆人果出於公

亦須察然後實見其可惡可好處說到此兩必字方勘得

盡○輯語可疑正在一衆字一箇人如何能使得人皆好

皆惡此中煞有可疑然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

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

觸處懷疑自用講機權好翻案也○雙峯饒氏曰衆好惡

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

得其當者反或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按此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人之身即道外無人道即人之

道之所寓道外無人道即人之

理之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

人也精義范氏曰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大入則有

也○語類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吟曰道如扇人如手手

能播扇扇如何揺手○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

沒人管○西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

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
 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
 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援容受一義於
 集註似為添出然必有容受之體方能內而身心性命
 一層自可本義只合以廓大為正言道則內而身心性命
 外而天地人物無不該言弘則盡已性盡人物之性參贊
 化育無不備而廓而大之則一視乎人之能所自致○或
 問小註此須要得廓大意思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人去
 弘他才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但今人
 只解重上句不知此章之神全在下句要人十分體認只
 管推推進去直是放手不得○韜語但云人能弘道則人
 猶或希與道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
 下便有警醒覺悟正是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
 聖人加一重鞭策也

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或問張子之意微而顯矣大率人即道之所在道即所以

為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
 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所託之人哉○紹聞編盡性如戒

謹不睹恐懼不聞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心做
 出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心又人之主宰此人之所以能弘
 道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各性只是理全靠此知
 覺方發揮得此理出良知良能可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
 不能故曰人能弘道道即是人心中所具之理雖其稟受
 於天原無所不備而非人則不能以自弘按此言非人不
 能以自弘只繳足人能弘道句至下句非道弘人或解作
 非道自弘却不可蓋說弘人明是大其人如為聖為賢之
 類若論成功之後則道弘而人亦與俱弘似人之弘亦因
 道而弘然其所以能弘者則須人自擴充弘道者人弘人
 者亦人道更無從着於此集註所以云道不能大其人或
 欲改作道不能自弘於人者非也○黃氏曰人能弘道當
 自勉以力求非道弘
 人不可安坐而求得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

矣。精義范氏曰舜戒羣臣不曰無過而曰予違汝弼仲虺稱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聖人猶不敢自謂無過而況其下者乎惟過而不改則是為過若其能改則不謂過也。或問論之曰范說亦善然本文正深責不能改過者之辭今乃為能改則復於無過之說是雖若可以互相發明然一勸一懲意之向背則不同矣。按本文是謂二字危悚之至故集註先揭過能改一層下乃極言不改之失與范說只爭一先後位置間而用意迥別。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語類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某註云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隨順節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着心貼就他去做。按此學中便兼

有思意若不善會未免又說成以學廢思了。問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着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四書通書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卑遜之義不凌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蒙引勞心以必求者強探力索硬要得也故勞而無功遜志而自得者深造之以道而自然李氏曰夫得也得之於優游涵泳之中其理實而味永

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南軒張氏曰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為學也

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為無益聖人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爾聖人固不為無益之思即已而言所以教也。徐辨吾嘗二字直貫到以思住故註以一句字截之然無益二字若不頓斷則猶不見思之徒勞而死心塌地以從事於學故亦以一句字截之能於頓截處領神則一章之大意已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

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

語類凡言在其中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

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

精義楊氏曰耕也而有豐凶之不常則餒在其中矣脩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則祿在其中矣為大人之事則何謀食憂貧之有按祿在其中下自須如集註用然字一轉若照楊氏

直下則君子之謀道轉似巧於謀食矣

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

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

語類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

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

後獲正論不謀利嗜當不到那裏。問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耳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

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說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又曰此章說得最反覆周

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脚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道以求

食底意思下面却說憂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雙峯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

心言。象引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還在謀先。四書通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關打不透耳果不憂

貧自不謀食。輯語有一毫謀食之念即不是謀道然亦有不必要皇皇謀食而亦未嘗有志於道者此種人豈得自

附於君子故謀道不謀食須兩面對勘始得。愚按謀道不謀食是言其大槩如此乃耕本謀食而餒在其中學本

謀道而祿在其中雖分兩途而常混在一處故直須根究心窩到得憂道不憂貧才是真謀道不謀食不然心上有

一毫夾帶則為學都是為祿豈君子之所出乎。舊解謂語雖三轉只是一意看來只將首句立定綱宗中二句開

未句繳大指自得註中亦只是祿在其中下。尹氏曰君

有然字作轉此尤通身筋節朱子最着意處。命吾集主本長匪公。五衛靈公。敦復堂

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精義伊川曰此

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守者按此與朱子重

仁之說小異而理可相參○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

守之者恐其雖得必失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守之所

以貴於篤也○或問小註既不能守之又何謂雖得必失

蓋且就知之上說箇得○私陽講義得之於學問思辨之

際失之於克伐怨欲之中半途而廢遵道亦徒然耳故

仁知兼備然後可以言學○條辨學問先分箇得與失只

一箇仁不能守那知及都無用雖仁不能守尚是知之不

真然畢竟不有之於身由於為私欲所間力行上衰颯了

故朱子謂此章當以仁為主但以後節節都有工夫不可

謂一仁守便無餘事耳○首節當另提見知及必要仁守

下二節就仁守上推言之又要莊以禮動以禮見由本及

末之意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禮之則民不敬

蒞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

我而不失矣精義伊川曰仁能守之有諸已也又曰謂仁能守之孳孳於此者此言未為體仁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按如此看守字方是所知者在我方是大本已立○語類此是說講學莊以禮之以後說為政又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

論語集注卷之十五 衛靈公 敦復堂

便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箇知及之仁
 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事
 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小註此章要
 得通入語意不可將莊蒞動禮攝入仁字中○潛室陳氏
 曰雖是仁能持守然當臨蒞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
 妄念便生須逐時照管令罅縫不開則惰慢之氣無自入
 此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周密處○輯語莊蒞是裏面工夫
 足才充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
 ○條辨註謂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厚於
 內分明單頂仁守說來見仁守上猶當加細密工夫也氣
 是氣稟習是學習或是氣稟生來本偏外面少嚴肅或是
 學習後來偏了只道心體無私遂不加檢點故亦有不莊
 以蒞者要須內面持敬為主外面
 照管得到則衣冠瞻視自是肅然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語類莊以蒞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也動字不是
 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
 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問使他做事要他做
 得來合節拍否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
 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菟菟獮
 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
 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精義伊川曰動之以禮在彼而
 應也○或問小註動禮乃三代化民成俗中事如鄉飲酒
 禮及菟菟獮狩進退等法便是使之以禮動之不以禮乃
 於化民成俗之具有未盡善者非特為民之不服而已○
 紹聞編朱子謂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蓋若說為政者自
 身則莊以蒞之正是說自家非禮不動莊字內便含得有
 禮字在何得又言動之不以禮此動之即承上蒞之之字
 皆指民而言在已由禮而不能動民以禮於已則是而於
 人則非亦非盡善之道故云然○輯語動之以禮在知及
 仁守蒞蒞後講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道却精○條
 辨使民不但合乎義理而併合乎義理之節文此王道之
 極至處然究竟只完得知及仁守之分量也○說統知及

課本

二句雖是疊上文語然聖人不厭重複極有意味言雖知仁莊濬相須不偏而動民猶不可不以禮正見學問內毫釐不可缺意要

在此處得解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語類此章當以仁為主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濬之動之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畧傾

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此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問程子范氏皆以此章兼處已臨政而言何也曰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濬動禮為政之事也然為學者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祭亦非莊濬動禮不能也

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則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說者所以兩言之也○四書通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松陽講義不莊濬是瑟僖未能暢發到赫喧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愈備氣稟學問之小疵皆不可不變化而充滿之也按此即大學明德新民所以必要止於至善之意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精言註中知字屬觀人者謂我

以此知之也可小知不可小知通就我言受屬為所觀者謂彼所能受也可大受不可大受通就彼言愚按但將君子小人字一頓則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兩邊語意自清

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精義尹氏曰君子務其大

故不可以小知小人局於小故不可以大受。南軒張氏曰君子而小知則不盡乎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

其為任賢使能之異與。按此二條堪與大註相發明。正反兼舉方盡白文不可不之義。又集一事之能。否不足以

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材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任大事耳。或問可

不可皆主於觀者而言。為稱量斟酌之語。或問小註可不可非能不能也。註中未必二字。非謂君子不能正謂人

不可以此知君子也。紹聞編此章不可以才德分大小大者兼才德小者特一事之長爾。材德足以任重任重

謂大有所負荷也。大抵人之有為。視其德量材器德不足者履盛則滿而涉險則變。材不足者投艱則亂而謀大則

窘是其器量之所受者止於斯也。器量字是生於本文受字。君子言材德則器量在其中。小人既器量淺狹則材

德無足言。但未必無一長可取。集註云此言觀人之法者。蓋可大受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而不可小知者以此

不害其為君子也。觀小人則反是。蓋小人器量淺狹。使以

其小者信其大者而使之受。非其任處。非其據。豈不債事

然未必無一長可取。聖人明於知君子而亦明於知小人。則於小人固不妄任。而亦無弃材也。真天地之心哉。條

辨此章君子小人只在器量材具大小上論。不在人品心術邪正上論。愚按語類中有以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

指證者。朱子謂其於本文不可義理無當。正此意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先兩

照一層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

不仁則失其心。以內外身心兩意此是仁有甚於水火而

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或問：仁與水火皆民之所賴以生者，而有內外輕重之殊，故仁之急有急於水火，然水火猶或害人，而仁則未嘗害人。蓋因民之所急而反復其利害，以深曉之。○蒙引：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益以見其所當勉。○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前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得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爾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按此義不宜夾入本章，然自是至論，故語類以為此章特為凡民發，有陳氏之說，方見得志士仁人不可作一例看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

語類問：這當字是承當之當，否曰然。亦是任字模樣。○子善問：直卿云當

仁只似適當為仁之事，集註似以當為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雖師

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

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或問：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

自勉而勇為之，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為仁之美，而不知勇於為者，發各有所當云爾。○四書通：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己任，曾子當之，顏

曾遊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集解當仁字須重看。讓則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見師且不讓。何況他人。不讓只足得一當字於師。只足得不讓。須知此是旁觀者之辭。非當仁者時存此意也。○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語類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

固字。如易所謂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語類貞者是正，貞固足以幹事。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而固守之意，諒

則有固必之心。○諒字論語有三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是不好友。諒却是好，以貞對諒，則諒為不好。諒信之小者，

至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精義明道曰：諒與信異。貞大體是信，諒必為也。○或問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

貞也不擇，非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述朱貞字中兼有知字，意在易傳貞者事之幹，原是智之德，見得真守得。

定與不知而固執者自別。○南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程語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毅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按精審意在先，實體言其正，毅守言其固，本是言君子之貞，自不同於諒。無兩層義，然却因貞疑於諒，而世有以諒為貞者，故不可不與劃清。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

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

心也。文集今之仕宦不能盡其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

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諸說以為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

祿，則失之矣。○雙峯饒氏曰：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才任其事而即有

吾真主不後任也。○卷一五 衛靈公 具 敦復堂

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求祿之心，則義利雜操，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南軒張氏曰：「專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蓋亦敬其事以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其義矣。」愚按：識得主一無適之義，則敬事自然。後食後食亦正是敬事處。然聖人必作兩層說到，方見得匪躬之誼與純臣之心。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

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南軒張氏曰：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善惡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非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按此可見人之不能復於善者，止因不受教之故，而教自不任受也。○義府有無二字相為呼應，人之有類為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愚按：集註先言人性皆善，是從源頭上看，君子體天地大之心，則有類亦視如無類，後言人皆可以復於善，是就究竟處看，君子盡因林施教之道，則有類亦同歸無類，故但患不能有教，耳有教復何類之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冰炭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按善惡邪正註雖平列然聖人自是為正人君子說欲其慎所與謀。精義范氏曰道同則心同心同乃可相為謀學聖人之道者不可與學異端者同謀行忠信者不可與為欺偽者同謀所趣不同故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精義范氏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君子之行務於敦實辭足以達意而已。辨給華藻有枝葉君子之行務於敦實辭足以達意而已。辨給華藻文過其實者妄人也。語類辭達而已矣也是難。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述朱陳氏補出辭達本領在於達理極是至達外過求之說則誤解而已矣之過也。夫子立

言本指為未能達而求富麗為工者發非為已能達而分外過求富麗者發也。人不明理則辭不能達理明而不從躬行心得中一一體驗過來亦不能達達字中有許多本領在故朱子謂辭達而已矣也是難此語最渾淪涵蓋見辭達之難則達字重而已矣字正是鞭迫達字使其着實做工夫不必分外求富麗如陳氏說則看得達字輕若恐人辭達猶不止分外過求富麗以而已矣戒止之語意相似正有天淵之隔只是不知達之工夫難且不知達之分量大耳六經愈簡朴辭愈達兩漢而下愈富麗終不可謂辭達其源流本末之分大畧可睹矣。輯語惟其能達故自已矣其不已矣者正為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肯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要知達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入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

在斯某在斯見賢

師樂師瞽者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冕名再言
 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或問聖人之仁心於是可見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新安陳氏

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閒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
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
問小註此章見聖人之心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缺
陷處而學者之存心體察不遺纖悉却是恁地細密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

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
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

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
 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有
 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
 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
 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
 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
 也一失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
 於是造次必於是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
 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新安陳氏
曰瞽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
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
○愚按夫子初告時
豈必以此為道而有意行之因子張拈出道字來問隨應
之曰然已分明說是道了却又似不以自居而曰固相師
之道隱然見得此不過因其固然而已聖人言語氣象渾
成當年及階言階及席言席皆坐言在坐之人舉凡天地
間一切因物付物道理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都在此中和
盤托出謝上蔡謂一部論語只恁地
看見得到時不待推擴自然員滿
 ○尹氏曰聖人處已

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五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胡氏曰：疑爲齊論當以篇內皆稱孔

也子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 臾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

武陽縣之東北。或問：小註記伐顓臾而曰季氏，見季氏以魯臣而取其君之屬邑，是無魯也。記取顓臾而曰伐，見

季氏以大夫而擅天子之大權，是無王也。將伐二字是案。將者欲伐而未伐，見其臣尚可以諫，而季氏尚可以止也。

此記者書法著意處。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通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

蘇氏曰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伐顓臾當在季康子之世

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國問小誌冉有季路為季氏家臣將

伐顓臾二子實與焉但其心蓋有所未安故微露其辭將有事三字若認真又若不認真猶所謂聞得如此也却把自家竟似不曉底又曰看二子明明向夫子前埋伏一句

○按聖門弟子多以齒序此獨先冉有而次及季路似是冉有拉季路同來已為夫子專責求伏案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語類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

謀較多一向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 東蒙山名地理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今沂州費縣也

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語類問從孟子

百里之說則魯地安得七百里曰七百里是本禮記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每嘗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於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

此處亦難考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

也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

也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

各有其一。詳左傳昭公五年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

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

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

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疑問季氏將伐顓臾。本意欲廣其封邑。却不知天下大名分。大權柄。有不可借擅焉者。故夫子先責以大義。昔者先

王以為東蒙主。三言立定斷案。俾季氏不敢復道。一伐字。此是夫子大義伐謀處。或問小註。提出先王二字。把天

下大名分所在。壓倒他邦域二句。俱根先王來。論先王之封建。是理不可伐。且在域中勢。又不必伐。况為公臣。又非

季氏之分。所當伐。且字是宰相承轉下。不平對。此章書看某先王節註。自是一章之指。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

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是蔑先王之制也。是為邦域之擾也。是撤社

稷之衛也。翼註此節伐顓臾事已斷盡。下文特因冉求解釋。又申其責之之意耳。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引

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係

辨此處二欲字。且虛欲之。只言要伐顓臾。不欲只言不要

伐顓臾耳。到舍曰欲之。方是以欲為貪其利。○按曰。吾二

臣皆不欲。見得與由同體。不但求不欲。即由也不欲。為由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

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語類問焉用彼相曰看扶

義又問後文相夫子曰此下是贊相之義替者之相亦是

如此○集解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路須

扶起之持之扶之所謂相也即所以陳安而就列也下三

句只是上文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徐辨聖人也不

音獨與平聲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

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

不任其責也。義直承上言二子既不能陳力又不能止則

李氏之惡又焉得而辭其責而乃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無論臣道且爾言亦過矣虎兕在

山龜玉在外無與典守之事虎兕既在柙龜玉既在櫝則

有典守者矣而乃出焉毀焉非典守之過而誰哉爾與之

伐虎兕逸而龜玉毀矣求方為之宰而安所逃其責乎除

是去了方解得今既不去而徒曰吾不欲却解不得也按

夫子亦不是專責其不去乃是重責其當諫即旅泰山而

責以女弗能救之義有此節用且字跌進

一層見不得不任其責并非可一去便了

扶

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或問小註此又冉有為季氏解乃

面四患字及吾恐季孫之憂一句來○只此數語是冉有

實與季謀底供狀更掩飾到那裏去○集解今字正對照

昔者一段。周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陵之患。故曰後世必為子孫憂。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或問小註。看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一句直下。語氣甚狠。却又無數層折。註中利字。謂土地人民。按即對針貧寡。○輯語。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其言語反覆掩誑之罪。舍曰為辭四字。是定冉求與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愚按貪其利自屬季氏。而求既與謀。則難以坐求亦可。君子之疾。疾求也。疾夫舍其貪名。而駕為之辭。以益其貪利之實也。至欲字。雖與前兩欲字。有虛實之別。要是一路上事。夫子此語。乃逼拶得冉求更緊。

下乃直原季氏之本情。而曉以利害之實。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援有國謂

諸侯有家。謂卿大夫。夫子雖似泛說。然其意却即對照魯與季氏而言。○翼註。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是國不下替家。不上陵。安非安危之安。乃上下相安於無事。君不思翦夫臣。臣不思逼夫君。便是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此正是貪其利。直揭季氏心窩。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

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

覆之患。徐辨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是夫子所聞。有國有家。是患寡患貧。故夫子曉以不患寡不患貧。季氏據國。魯君無民。君弱臣強。互生嫌隙。是不均不安。故夫子曉以不患均患不安。然所以患不患之利害。尚未分明。故又曉以益中效驗。原非另外一番添補。○翼註和卽寓於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或問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嘗懼於眾少矣。憂寡而求眾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克君而不安。至此則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詞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按此云微詞。則魯事自不宜顯唱。而槩論有國有家正

不妨詳言極論也。大旨雖君臣並講。然尤責在臣方。是對針季氏語。○紹聞編初以寡對不均。貧對不安。下却言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惟均也。而後無貧。而和而無寡者。皆於均乎。得之。此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惟安也。而始之無貧。終之無傾。皆於安而有之。此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也。要之。只是均字。重均則無貧。而和則無寡。而相安。若不相安。則季孫之憂。將有在所虞之外者。如哀公後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此事若行。則公室私家俱覆之道也。按均無貧三句。雖係平舉。却逐字通卸。註義甚明。或問及紹聞編。俱與互相發。餘說瓊悉不載。○精言季氏伐顛。與本是患貧與寡。而託言為子孫憂。是以傾為辭也。上節欲之。便是患貧寡之心。為之辭。便是傾字。從憂字生來。其實季氏之憂。在蕭墜。不在顛。與所以然者。則由其不均。以致不和。而至於不安耳。此後都是破他為子孫憂一句。末節始暢明其旨。○集解蓋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意。貧寡原從患生。以心言。不以事言。故本文曰無貧無寡。而集註曰不患於貧。不患於寡。不患。乃其所以無也。至無傾。則或問變文云。不至於傾。此則究極均安之效。而言之自不

得與貧寡一例也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

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脩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脩反矣又欲與兵黷武則

與修文德反矣愚按內治在上節為均和安在本節即

文德講章自生枝節謂於均安之外別有所謂文德不但

實義不明并虛字亦不屬大約皆新安此條貽之誤也惟

吾亡友張曉樓論之最精其言曰遠人不服即其內治不

修處集註首二句正發明所以當修文德之故味然後字

自明講家謬以內治脩歸夫如是三字說不得不將文德

別看做一件招攜懷遠物事此大惑也蓋上節只虛言有

國有家之理引出此節以見遠人不服宜亟事均安不必

思貧患寡勤兵於遠因上對取字下對謀動干戈故曰文

德其實只是均安做出底但此在氣象事業上說所以載

均安之德而文之者耳湯睡菴云夫如是徑接不患寡二

句故遠人以上無遠人必服一層此真老眼無花試理會

白文夫字故字則字緊承上文一直趕下益見其確如俗

解當云而遠人不服又脩文德以來之乃合其病在先不

識字義也此論最足以訂諸說之訛其猶有未盡者則愚

請更申之上節均無貧三句原是解患不患之故云夫

如是是徑接不患寡二句惟其不患貧寡故國家均安之

治立綱陳紀信義昭聲明發行於國中安上全下此文德

也達於境外招攜懷遠亦此文德也近說遠來原是一套

事故遠人不服惟有益增修其德不惟來之而且安之本

文兩則字一併注下大旨歸宿在安字上總之未嘗貪利

何事勤兵必如此看方與來脈意緒相承方與去脈箭鋒

相直○遠人不必定指遠方之國只土地人民之不隸吾

籍者即是與下節遠人謂顯與只作一例看但在本節尚

是海槩說有虛實之分耳○集解二節都是泛說道理今

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然夫子曉季

氏處却全在此二節下不過言其

患非所患而不免有傾覆之憂耳

論語集注

卷十一

季氏

二

敦復堂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

責之按二子皆不能以道事君遠人謂顓臾既在邦域之中如何謂之遠人蓋對下蕭牆而言則蕭牆為近而顓臾為遠也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

家臣屢叛蒙引邦分崩離析者分崩之中又離析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徐辨前言何以伐為此却說遠人不服想季氏有所誅求於顓臾而顓

臾不聽其號令當是不服季氏非不服魯也二句雖平說語氣却是側下不但不能來遠人且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不均不安不至傾覆不止耳正是一步緊一步精言前二節從內治說到服遠此節從不能服遠縮到內治不修為下蕭牆之憂言也○不能來不能守責由求正

責其不能相也下謀動亦分明說是二子與之謀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鄭註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

是以謂之蕭牆按此言蕭牆之內蓋言憂起門屏之間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按而

承邦分崩離析言國勢如此顓臾縱有不服未可勤兵而

乃謀動干戈於邦內意以取顓臾則子孫世無患矣然為

季氏之憂者恐不在外而在內當日事情灼然如此季氏

不知無怪也會謂二子而乃見不及此所為切責之以曉

季氏也○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則憂不在子孫其

而在季氏之身季孫之憂正與子孫之憂憂字相應其

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事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或問蕭牆之禍亦

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至云陽虎之囚季桓子，則在定公五年。蘇氏已辨之矣。○述朱或問既取蘇氏之說，家臣屢叛，大全便不當引陽貨、蕭牆之禍。或問既開蘇氏之說，大註又不當引以越伐魯，大抵大全未定之說，當以或問語類證之。或問語類未定之說，當以集註正之。集註未定之說，又當以白文為主，以意逆志而得之。如論語本夫子門人所定，不當以傳記二子仕不同時為疑。孟子本自作，亦不當以周禮禮記而疑也。按此可為讀語孟之法，斬却。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多少葛藤。

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

紹聞編他章多單詞隻語，惟此章數十百言，反覆詳盡。當時事情與聖人所以為其宗國忠謀遠計者，可謂至矣。惜乎莫之省聽也。

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

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草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陪臣、家臣

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精義揚

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而流討之刑不能加。然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德又下衰，而禮樂征伐出於大夫。國命執於陪

臣，則極矣。故其衰愈甚，則其失益近。理勢然也。謝氏曰：諸侯聽命於天子，大夫聽命於諸侯，如天無二日，所謂理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紹聞編獨舉大夫者蓋以一統之治言之則政在天子以各君其國言之則政在諸侯未

有在大夫者也在大夫則其時可知矣按此固有道時所以專言政不在大夫之故然亦夫子目擊當時大夫專政列國皆然故獨舉大夫慨然遠想見得政不在大夫此必諸侯先無以啓其端而陪臣亦無自踵其轍非天下有道安得睹此○南軒張氏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精義呂氏曰庶人不

議直謂民自無非議非不使之議○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歉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獨語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

陳新安謂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煞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箝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視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存禮樂征伐故連連提揭○此章通論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

天下之勢

輯語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

左傳文公二妃

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即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敦復堂

冬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按公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

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

虎所執精言祿去公室政便在大夫故註云君失其政但襄仲殺嫡立庶廢置由我大權雖失於上然猶強

臣悍族更相竊弄未嘗專在三桓也自季武子作中軍三分公室而有之然後一國之政在其掌握矣故君之失政

雖自宣公而三桓之專政實自武子五世四世據其實也

按前人有以四世主文武平桓立說者謂文子雖稱賢大夫然不能正公子遂之惡又與並事宜公請事於齊以定

公位是為政逮之始武子繼之跡乃益著悼未立不數可也歷平及桓是為四世此雖

與集註異然不為無見也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雙峯饒氏曰此章大義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

蒙引計大夫專政之日久而知大夫失政之日近也○精言此時桓子已為陽虎所執微自是實事本文所以以下故

字蓋以事驗之則微是已然而以理斷之則微是當然夫子蓋據其已然以信其當然耳○條辨連下三箇矣字聲情

嗚咽能令三桓垂首喪氣扼腕灰心然夫子口惜三桓言外都是惜魯又都是惜三桓何不返政歸祿保魯以保子

孫○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南軒張氏曰

也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

之賊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

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

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

○洪氏曰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

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

前卷集註本義注疏 卷十六 季氏 三 敦復堂

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蘇氏論田常三晉何以不失其說如何曰不然也孔子所言常

理也猶書之言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但儒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計者是以雖世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我者未嘗失其守也况田常三晉傳世亦不過五六而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則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惟晉祚為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統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與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義府謂

謂是非謂非曰直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諒信也有操執也與忠信有操執之人友則真誠感發而苟且徇外之念日消故可以進於誠多聞者非必博物洽聞以為多也多見先生長者熟聞其法言法行足以為世之警蔡者是也與之友則德慧有所啓而事理有所發故可以進於明○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而不膠偏見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

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辨條

直是質朴無委曲人若便辟則習於威儀全是文飾周旋故不直諒是誠實堅確人若善柔則工於媚說全無一些固守之節故不諒多聞是通貫古今道理非穢褻之聞也若便佞則口給禦人不顧聖賢道理是如何何有於多聞○便辟重辟字便則辟之熟善柔重柔字三者損益正相善則柔之工便佞重佞字便則佞之巧

吾集注卷十六 季氏 敦復堂

反也。集解直諒多聞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則使人常懷進

脩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辟佞善柔常情所狎悅

然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情得不日損乎益者增其所未

能損者壞其所本有一則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一則

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覺 ○直諒多聞三友缺一不可至

於損者三友則一人亦足以敗德可見成之難而壞之易

也 ○或問集註之說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

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敬畏

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註所言而已也曰

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友善之誠矣善柔則

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通貫之實矣 ○愚按章首劈提

二句見為益為損之在人下分疏二段見受益受損之由

已兩者字呼兩矣字應益者損者只作 ○尹氏曰自天子

益於我者損於我者便覺詞氣凜然

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

不謹哉 ○或問小註此章重在友之者不須從六項人分別

直須從友之者自為領取 ○說統三友之友乃我

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然益友多出於可畏損友多出於

所狎全在自已慎其所擇若將損益坐在六項人身上便

成死句矣 ○集解此章在學者則身心之所以成敗在人

君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友此則益友彼則損所貴乎有知

音洛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

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

此節字與白文節字有別白文節字作辨別說此節字作節次

說又註中節字是死字白文節字是活字勉齋黃氏曰節

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

或問范氏以為動必以禮樂為節未免太重而文勢又不

順竊以為此但為講明禮樂之制而裁節之使其是非不

敦復堂

亂而已。曰然則三者之為益何也。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慕悅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然有益。愚按所謂云云。則益字自在裏許。又禮兼節文。而此獨言節者。亦是對下驕樂言。要有以節之。則所謂制度聲容文亦何莫非恰好。○蒙引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夫禮之制度。有多寡之數。降殺之等。樂之聲容。有清濁高下。俯仰疾徐。皆無一非中之所存。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其一一皆至理所寓也。○樂道人之善者。天地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家為善。則見人之善。不知不覺。自然好若自己。出而悅慕。勉從不容自己。○多賢友所親者。皆善人。所聞者。皆善言。所見者。皆善行。自有一段可樂處。即上章直諒多聞便是。○

係辨節禮樂。便是不敢驕縱。侈肆意思。道人善。便是急。驕急孜孜。不敢惰慢意思。多賢友。便是不敢淫溺意思。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紹聞編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周書所謂世祿

而狎小人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恬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夸者也。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為善惟日不足。而暇佚遊乎。才有心於好佚遊。則志氣惰慢。收拾而浸與善言為參商矣。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也。曰樂宴樂。則不能以禮而動。以禮而止。其所與者。必非端人正士。其所合者。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爾其狎小人必矣。○驕樂以驕為樂也。宴樂以宴為樂也。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或問其相

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棄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已矣。○語類問佚遊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閒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又曰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

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反。○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狎近小人。踈遠君子。又曰三者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是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

樂可不謹哉。見焉損也者。初頭不覺其損。久之而益。故不可不謹。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遏其源。謹之於臨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至之候。則有以清其介。謹之於有益無損之時。則有以堅其志。尹氏這一箇謹字。是一章骨子。○讀書記損益二友。資諸人者也。損益

三樂脩諸已者也。外則謹其所習。內則慎其所尚。學問之道。具是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養之有素地位也。○或問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耳。非有不忠。餽人之意也。按此因呂氏有隱則不忠及楊氏引以言餽以不言餽之說而云然。○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不當言也。○集

解獨言侍於君子者。君子兼德位而言。侍則以卑承尊。彼若有德之君子。他言之及與不及。顏色之在與不在。當必即無德而有位之君子。在我亦當有敬謹不敢放肆意思。此全是自家學問。非必有所窺伺。逢迎於其際也。○近語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語類問察言觀色。言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着聖容。時某人為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此對敦復堂

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
 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
 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汎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
 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
 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
 着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按此朱子偶舉以為證雖非
 本章正義然士
 君子不可不知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集解
 時然後言斷盡此章躁者先時隱者
 後時瞽者冥然不知所謂時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稟於陰行於脉之內

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為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

為血氣所使也精義伊川曰凡人血氣要須以義理勝之也或問小註申之曰此是制心制事之學

蓋義理生於人心所固有只緣志之不力而外誘得以乘
 之故須隨時知戒把這箇義理常存於中定要克勝得他
 方是箇制心制事之學義理在知戒之前不是知戒了才
 得有義理來也○尹氏曰君子之學在乎不為血氣所使
 ○語類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
 氣所役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
 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
 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
 長亦未急於貪得故惟色為所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
 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
 之年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惟鬪為所戒血氣既衰則色
 與鬪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為
 所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
 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
 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鬪收斂而多貪則戒
 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
 復堂

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按此條節節從血氣勘出三在字煞見分明○條辨問血氣只是周行人身如何能使人好色好鬪貪得如此曰只為心亦是血氣事物這道理是道心這血氣便是人心才落血氣上事已在人欲邊故血氣有未定有方剛有既衰而人欲一邊又有隨之而消長者以理勝之便是以道心為主克去人心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語類問註引范氏說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或問小註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范氏曰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

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按此自當以內註為主○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也按此條非本義附載使後生猛省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類語

問畏天命是箇總頭否曰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以下事無緣會做得又曰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問若不知得這箇道理如何會畏曰須是先知得方會畏但知得有淺深工夫便隨淺深做去事事物物皆有箇

天命若知得盡自是無所不畏惟恐走失了。○蒙引此天命只是天理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實事。○集解天所賦之正理即在日用常行之中。畏字正是君子用工夫不是空空畏懼正要在日用常行上兢兢業業以體行之。若徒向於穆不已。大人聖天命源頭處看深去則畏字工夫反不着力矣。

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精義伊川曰畏天命

則可以不失賦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或問大人之說范呂以位言謝楊以德言合之而後備。○纂疏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有聖人之言謂方策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也。○條辨德位兼隆之大人固是能體此天命之理即有位而德不足亦天命之居高而臨下者故曰皆天命所當畏。畏自是循理守法之心。聖言正發明天命之理以垂世立教者畏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真畏也。○語類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才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

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才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才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池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如如此道如此也不妨又自己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至所以知之未至者緣他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所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未見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得許多一一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按此因畏必本於知之義而究言之然在本文却只是說畏知只預照下節而言。○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然以下節小人不

畏矣。看下節語勢雖有敬側未嘗不臚列為三。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采氏公遷

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條辨天命只就當前義理講不曰天理而曰天命者原其理之所自來以見人之承受而不可違者也。大人聖言皆義理之所在大人是體之於身。聖言是彰之為教。南軒張氏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三言生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紹聞編小人之狎大人非獨所易之謂也。窺之以私心則非道而欲以悅之何之有。則非分而欲以干之。說統叛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淺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侮聖言之深者也。皆所謂無忌憚也。

也。○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夫衆人

也。迫於利害之畏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按脩身誠己君子所以有三畏之故。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慶源輔氏曰凡心思智慮行止動言人之

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或問氣質所以有是四等者何

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

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
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
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
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
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
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
也此則下民而已矣按此專發明內註氣質之說○或問
小註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子也困者行有
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
事也亦已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
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
耳而二者相去之閒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按此微
兼外註學之為貴意○條辨困而學之與困而不學雖又
次與下之分在學不學上然究其所以然其困而猶知學
者便是昏濁中猶有一點清明偏駁中猶有一點純粹處
不然如何窒塞不通尚求通也其困而不知學者便是昏
濁中並無一點清明偏駁中並無一點純粹處不然如何
一樣窒塞更不求通也故本文只重氣質上說學不學亦

是氣質為之○又其次也其字仍指生知為是不必說又次於學知○楊氏曰生知學知以

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

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精義范氏曰此言聖賢之性分所

軒張氏曰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

善故耳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四書通以

生知為上則學知為中困知為下矣而聖人不以品之下

者遽絕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

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愚按或問謂

此章乃論其不齊之質而非論其同源之性又或問小註

云全以氣質言不兼做戒勉學意則內註之為本義自不
待言然味聖人語氣抑揚開頭說箇生而知之者上也便
是不欲槩律人以上則生知自不必慕結尾說箇困而不
學民斯為下矣便是不肯輕絕人以下則不學斷不可為
中間說學知說困學兩言次也雖未可遽等於上却槩已
決免於下於品題氣質之中自隱隱有勉人務學之意朱
敦復堂

子兼採楊氏說正曲
體夫子言外之旨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語類問君

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

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不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

都沒些事下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財只

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

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

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

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是聖人教

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

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

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巴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白

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

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

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在箇義理

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

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

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

子兼採楊氏說正曲
體夫子言外之旨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語類問君

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

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不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

都沒些事下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財只

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

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

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

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是聖人教

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

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

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巴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白

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

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

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在箇義理

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

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

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

子兼採楊氏說正曲
體夫子言外之旨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語類問君

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

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不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

都沒些事下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財只

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

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

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

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是聖人教

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

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

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巴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白

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

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

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在箇義理

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

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

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

敬只在當下。不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必將有所用也。

不苟。集解疑在成敗之會。進止之關不可無也。亦不可蓄。事蓄疑則敗。謀理蓄疑則阻。學故須問。情之難制者忿為甚。當忿而思必無忘身。以及親欲之易誘者利為甚。見得而思必不舍義而汗已。又曰疑而思問則理無不明。思難思義則已無不克。○輯語上六件是內。○程子曰九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

思各專其一。○語類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或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懋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又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戒懼慎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矣。○南軒張氏曰九者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之無力矣。○存疑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其中。

其

中

中

中

中

中

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按思誠之義即貫於九思之中。非另立綱宗也。○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所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

語也。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

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之故。顏曾閔冉之徒。足以當之。○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

指人本文只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註增此。非是。貼本文見字也。如不及。汲汲也。

敦復堂

季氏

敦復堂

惟日不足也。如探湯。鼎鑊之湯。方熱不敢染指也。○輯語
兩見字上補出。真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紹
聞編。常人見善似做。不做。不曾發。箇直切為已之心。勇往
直前。惟恐失之。往往都是白地。自放過了。見不善。雖知這
箇不好。亦不曾發得。箇真切為已之心。恐惹着他在身上。
如試湯。火相似。朱子論誠意曰。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
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真箇如此。做去
謂顏曾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便是真箇如此。做去
善必為惡。必去那有放得過時。那有着得箇止字處。才說
且便是自壞也。○按顏曾閔冉之學。便是伊尹太公之事。
先知至意誠。乃及於身。脩而達之。家國天下無上節工夫。
猝乍要到下節地位。不得。但所以植其體者。有未深則用
亦不廣耳。莫因一已見一未見。將上節地位看低。○已見
則因見其人。而還憶其語。未見則因聞其語。而懸想其人。
上節兩矣。字與結尾一也。字兩兩相涵。孤情絕照。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徐辨

所達之道。行其所求之志。可見志道不是兩件事。物兩其
字合下。便是規模先定。非求志為小而達道為大。亦非求
志為精而達道為粗。○愚按兩其字在本文本自相關。而
集註復用互文。見義理財體用一原。學則行藏一致。具可
見矣。○語類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
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居其位。而行其所求之志。臣之
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
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蜚卿曰。如漆
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口所以達其道。蜚卿曰。如
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輯語志道二字甚大。伊尹
處畝。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志豈有歉
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
損。故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或曰。行義
即對上隱居。猶云。出仕爾。義字不重。予謂隱居只是箇隱。

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作却只為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自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愚按此說是矣竊謂小人并算不得隱居彼自閑廢耳有何可隱處若君子之隱居本不苟如伊尹之莘野武侯之隆中潛深伏奧必如此而志可求蓋說箇隱居必有所以隱者况行義乎惟行義看得重達道自是堯舜君民與求志如柄鑿之相應○南軒張氏曰退所以安其義之所安進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

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者則身脩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大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與○語類問上一截是進德之事下一截是成德之事兼出處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故曰未見其人曰公只管要粧兩句恁地好做甚麼這段緊要却不在吾見其人未見其入上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有多少意思公今未見得本意是如何却將一兩句好言語裹了一重沒理會在裏面此讀書之大病須是且就他本文逐字剔碎了見這道理直透過無些子窒礙如此兩段淺深自易見按此帶論看書之法并可通之作文不獨看本章宜爾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精義侯氏曰民不稱其

德也富而無德雖有千駟何足道哉尹氏曰知伯夷之餓可稱則景公之富不足道矣○或問小註首節是案餓首陽只與有馬千駟相形跌起民到于今稱之耳此一句須反對富字正伏異字于今何對上之日二字上不必重拈景公下不必實拈夷齊事迹宜虛說留末節地橫下斷語不得○紹聞編崔杼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丁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於牛山於路寢語及代謝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一其然無聞之人爾孔子歎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一其然無聞之人爾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稱夷齊者其讓國一節不食周粟此章本文所無也愚按惟只主讓國故舉以與齊景相形且本文亦只言餓未曾說死時解因夾入諫伐一節遂援史記及餓且死之文而不知其與本義無涉也○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

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

在於富而在於異也紹聞編此蓋承上事而言人之所稱誠不以富亦祇以其清風高節之異

乎人耶不然則富有千乘者何以沒世無聞而至今稱之百世下猶為之興起者乃在首陽之餓夫哉言外寄慨無窮○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按異字只對富字看亦從流俗起見耳非必君子真有心求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按陳亢既列夫子之門豈無所聞於夫子而以

異聞問伯魚其意殆自謂所聞之無異也此亦即根於疑聖人有隱之心而又以常情之教子畢竟異於教門人或可從伯魚得與聞至教故衝口發問方以為求教之誠而不自知其渾是一團私意也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

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集解從人情物理多少研窮才能事理通達於辭意之溫柔敦厚多少玩索涵養才能心氣和平此詩之

所以貴乎學而夫子必以不學為戒也○紹開編此與下

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皆兼兩意事理通達品節詳明

得於詩禮之所開發心氣和平德性堅定得於詩禮之所

涵養○說統鯉退而學詩鯉退而學禮此二句不可看閒

了見得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蒙引伯魚兩獨立字有

意言獨立時宜異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條辨獨立趨庭

不過是因陳亢異聞之問舉箇可以異聞之時

來說耳非伯魚此時曾想有異聞也須看得活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

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

紊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攝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兩節註意皆兼內外說方備○集解復舉他日者舉獨立趨庭之無異以解

陳亢異聞之惑也。然非是伯魚一次不得。又與一次。要只是會逢其適。因亢問。故為縷述耳。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集解此節結上二段與前

未也。二字相應。隱然見詩禮二者。夫子所雅言。弟子所共聞。絕無可矜異處。然答得雖似閒冷。而意言之間。安詳容與。氣象藹如。即此可覘詩禮之教。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或問陳亢實以私子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未忘。而以為聖

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

法。不過如此。而自後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

警云爾。○紹聞編聖人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則疑其有

異聞。固非。而以為遠其子。亦非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吾無隱乎爾。理會得。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顏曾

可至。伯魚亦可至。但爭箇工夫。到與未到爾。○新安陳氏

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

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與詩

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

亦不過如此。陋哉。亢之見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

密。亦可見濡染薰陶之所得矣。○集解亢語意重在遠其子。一邊正與首節發端遙相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

精義范氏曰。夫子之所正名者。此其類也。夫婦人倫之始也。由此而正之。則父子君臣莫

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卷十六終

